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阿爾卑斯的冰河

(下)

廷 達 爾 著

余 主 甫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阿爾卑斯的冰河

(下)

著 廷達爾

譯 余主甫

漢譯世界名著

嚴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初版

原著者

John Tyndall

譯述者

余主甫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河冰的斯卑爾阿
冊二
The Glaciers of the Alps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本書實售卅元

(本書校對者陳忠杰)

十六 愁鷹峯的攀登

七月三十日來到旅館以後，我曾經一二次說過想攀登愁鷹峯去。八月二日，旅館的主人勸告我，這樣的良好天氣，可以利用。這旅館裏用着的一個引導人，名叫本任（Bennen），年齡大約三十至四十歲，中等身材，是個很精壯的男子。容貌正直而誠實，他的善良性質，時時自眼光中流露出來。總之這人給我的印象，是體力逾人，性質明決是了。主人把這個人的氣力和勇氣，對我說過了多少次，贊嘆不絕於口，他說：「如果你和本任同伴，而致損失了生命的話，一定會有兩個人，損失生命，因為他一定會犧牲自己的身命，去救主人的。」

他把本任叫進來了，我問他：「你能一個人陪伴我去攀登愁鷹峯麼？」最初，他是反對的，我說：「幫助的人，是應該要的，但是，這個事情很麻煩。」我又說：「我只照你引導的那樣，跟隨着去，一點也不要你援助，」後來，他也答應這樣辦了。他約定，我們在枯坡（Faulberg）的洞中，應當要過一夜，

他不能拿過多的行李去。我也答應了，雇定兩個腳夫，運去毛氈、食物、薪柴、乾草等件。

我的希望的一部分，是在頂上，實行某種觀察。是這樣的試驗，拉姆則教授，在威西（Viesch）附近的羅尼的谷裏，施行過了，目的是在測驗大氣下層太陽熱的透過度。二日的午前中，我施行觀測器械的工作，會同拉姆則處理那些必要的預備，加式拉君（Mr. Casella）的好意，借我一個山岳用寒暑表，我拿來把他試驗，知道旅館食堂的水的沸騰點，是華氏的一九九・二九度（攝氏九二・九四度）。午後三點鐘，從旅館出發，連同兩個引導人，慢慢的登到暖琪峯的斜面。曾經一度很明顯的看見愁鷹峯的旁邊，峙立着轆峯（Rothorn）更近一點，是仰鷹峯（Obernarhorn）。威瑟（Viescher）冰河，從他的肩上流出。越過現在所立的山的斜壁，在對面可以看見慧峯雪頂。左邊有峻峯牧場峯峭拔着，更往左邊，有許多的雪的圓錐峯，在這些峯影中，突立着那雄大的密華珀。從此下山，渡過沫淇漣湖所流的小溪，近處冰河的巨大質塊，都落入這裏，現在成為冰山，漂泊着。沿湖水的邊緣前進，在水和冰的接口處，和拉姆則告別了。在我們初初的來到冰上，越過裂口的時候，我覺得本任在留心的看着我，一會兒，他的注意，又緩和了，大概，他覺得我自己能照顧得到，不須他人費

事。我們正在攀登的時候，空中起了雲了，那雲影如煙，遮蔽了美麗的夕陽，稍微離開了地方，有虹樣的耀目色彩。這個光輝的旗幟，是我的希望的信號，打破了鄰近的陰森之氣。

兩個鐘點的步行，到了我們預定休息地方的近邊。腳夫早已來到，正要歸去了，我們轉過右手方，越過冰谷，達到冰河側面的石堆，從石堆和山壁的中間，覓道前進。從此來到了圓劇場形狀的地方，橫過去，攀到對面的斜坡，竟到了山的裂口所成的三重洞穴。我們在這中間的一個洞穴裏面，迅速的焚燒松柴，使他發生光明，消去陰霾的氣，紅色的火焰，投射在四周的物體上面，洞穴的深處，雖尙覺黑闇，但是，比先前陽躁多了。我出了洞穴，攀附在岩石上面，仰空瞻望。太陽的影是沒有了，天空的雲，尙滿泛着紫紅的顏色，有一個戴雪的山峯，特別的照耀着，其赤如火，這種光輝，是怎樣的活潑生動呵！我們經過了攀登到這裏許多的時間內，從沒有一次窺見過幼婦峯的頂，好似一個人憂鬱着，常戴着一個面罩似的。現在他的心情好多了，卻還沒有將他的面罩完全除掉，雖然其他的羣峯，並沒有片雲去點污的丰姿，各向天空挺立着。真好寂靜呵，全沒有半點生物的聲息，全沒有半點微風的搖曳，既沒有水聲的潺湲，又沒有沙石的崩落，迴顧四周，誰能打破這深沈而莊嚴的靜寂。真的，

如果美麗是尊崇的對象的話，這些光耀的山，帶着純白的圓肩——戴雪、嵌星——怎能不泛起贊美的情緒。

我回到洞穴，見晚餐已經預備好了，正在候我轉來，我看廚竈的高處，水的沸騰點，是華氏一百九十六度，適當攝氏的九十一度。我們現在休息的洞穴，簡直和圖繪一樣，火是蓬蓬的燃着。我坐在火旁的石上，本任更坐在前面，火焰的光，滿照着他的面上，先前所用的沸騰點觀測器，正擱在前面，那些望遠鏡、雙眼鏡、雜囊、葡萄酒瓶、酒杯等等，四圍的雜然並陳。天空是漸次清朗了，以前這裏那裏散布着的薄雲，漸漸的消散。洞中是清爽的。我們有充分的乾草，使那堅冷的岩石，變成柔和，我的地位，最少也庇護了，暖適了。如果說我的睡眠，有被什麼東西妨害了的話，那便是我的同伴的鼾聲。但是，他曾保證過，他決不發鼾，所以我們是並枕而臥的。他曾經照料我，使我不致受寒，他把那最好的地點給我，復把那寢具的大部分給我，我想他不會很困難的嗎？幸而他把這些事情，一會兒便忘記了。據生理學者所發見，要想恢復筋肉的疲乏，其主要在睡眠，這話我是相信的。漸次的聞到我那可憐的聲響，我知道本任的筋肉現在進行恢復的中間，我的命運，也便確定了。呼呼的空洞中，滿布

着鼾聲，我曾兩三次搖動他，使他中止這個現象，但是，不一會又恢復原狀了。我並不想把他喚醒，因為明日的大勞作，期待他的地方甚多的原故。他在一點半鐘的時候起來，烹煮咖啡，我在兩點鐘的時候把咖啡喝了，管理了食糧和器具，本任拿着食糧，我拿着器具，三點鐘的時候向前途出發。

我們下了急峻的斜坡，來到冰河的地面，沿着他走了許多的時候。那個枯坡的鼻端，在我們和我們必須經過的被雪所埋沒的山谷的中間，挺拔起來。我們想取近道並為避開裂口起見，所以向鼻端橫插過去。山的上面，有鬆弛的小石和圓石，到處積存着，這裏那裏都有岩石的壁，阻塞路徑，道路是真不容易行走的。我們從此下到翠峯（Grünhorn）支流，他與本幹的冰河，差不多是直角相交的，從這個山連到那個山，其終點在一個鞍形的部位，那鞍部好似畫圖的定規所畫，成個明晰而完全的曲線。明月微照，晴空無雲，眼前的幼婦峯是這樣的明朗，是這樣的美麗，我們想不必有何預備更去訪問這個閨秀罷。我向本任說道，我們攀登到幼婦峯去，你看怎樣？我看他也好像很有趣似的，雖然他好像很留心去避開責任，他說，你如果想去的話，我可以奉陪。他從來沒有攀登去過，而且近年來，雪的狀態是怎麼樣，誰也不能知道，但是，前些日子，老納曾用望遠鏡去窺測過，他說是很

危險的。從來攀登此山，梯子是絕對不可少的，我們卻沒有攜帶着梯子。我把這個可能性，去問本任，而想直接從他激勵一點勇氣出來，但是，他說，問題的決定，在我自身，他是照着我的決定，去努力盡他的義務的。我說，我們去試試看，我們便對着幼婦峯，走了一會。一片灰色的雲，向着山頂驀進，而竟在那裏停住。我的中心自問，爲什麼脫離了最初的目的呢？愁鷹峯還在更高的位置，所以精細的觀測，更爲適宜。我想這變更目的的理由，並不正當，終於表示出內心咎責，略爲交談數語之後，向右迴轉，決定向翠峯前進。

天色漸將黎明了，東方的天空，是朗徹而暖和的，在我們前面，高高的空氣中，有一片形如火焰的雲舌，橫過山脊擴張着，他的顏色，真與赤燄無異。縱觀冰河的幹流，那末端在羅琪鞍部（Lötschen Saddle）的谷，和我們所行的路徑，成一直線，我曾經回頭數次，去眺望這偉大的峽谷過。在崇陸的極大的羣山，成他的邊緣，這裏所給的印象，既不是他的廣大，又不是他的高峻，是言語難以形容的，令人可愛罷咧。山上的雪，尙沒有受着陽光，而那鞍狀的部分，切取天空的一部分，成個壯觀的背景。鞍部邊緣的對面，是深沈橙黃色的天空，漸漸的往上去，是琥珀色、黃色、綠色，此後更成通常的晴空。

色。越過雪的曲線，向右轉，有紫色的彩雲停留着，在他們的中間，表示天空的深沈。這種風景，怕不有點神聖的意味，是這樣的微妙，我是從來沒有經驗過的。

我們往上去，越過光滑的雪面，到了鞍狀的背部，從這裏再一度回眺，看見了壯大峽谷的奇妙的水仙色的天空。這時候婀娜琪峯的雪，已被日光照射着，他那種光輝，好似將人世的生命和活動的原理，傾注在山與冰河的裏面。那種神聖的光蕩漾着，寂靜的雲浮蔽着，令人憶起東亞宗教信仰的一切活動的抑制及靜穆不滅的教旨來。現在愁鷹峯，是近在我們的眉睫了，偉人的頭，被雲的頭巾所包覆，不見蹤跡。但是，風從北方吹來，令我們起一種意外的希望，以爲稍遲一會，山雲必被吹散。現在我們的前面，橫躺着一塊從未看見過的美觀的冰原，把那供給他的萬年雪的量計算來看，知道威瑟冰河所排出的量，和婀娜琪的相等。但是，就止根據眼前所見萬年雪的範圍，那是錯誤的，因爲把崇陸的地圖一看，便可知婀娜琪所流注的山的領域，是極爲廣大的。眼前的冰原既是偉大無儔，周圍的山，又是巍峨罕匹，山頂戴着雪冠，竦立天表。有的半固質體所成的雪塊，凌雜破壞，從山側滾落，有的裂開了的質塊，扭振重折，邊緣彎曲，那些凌碎的塊，重重疊疊的堆積着。有時光滑而純

白的塊，從山頂滑轉山足，毫無皺摺。眼下的山谷，是這樣的晝夜不息被冰塊充填着。我們橫渡過這裏，到達了愁鷹峯的山麓，我們些微走上幾步，在六點鐘的時候，休息一次，使身體調適，負擔減輕。

北風起來了，我們坐在蔭蔽處，尙覺得其風凜烈刺骨。把個茶瓶和少量的食糧，擱在行囊裏，把點無花果和乾梅，擱在我們口袋裏，往山上進發。愁鷹峯有許多條險峻的屋簷，從上到下連絡着，中間隔着很深的峽谷，爲冰與雪所填滿。我們很小心的在尖銳的岩中行走，登到一個屋簷。從這裏沿着屋簷的邊緣，來到了雪的上邊，其後全然離開了岩石，行進至峽谷的萬年雪上面，這裏是奇險異常，雪又異常的堅硬，不得不一步一步的鑿開立足場。有時候，立足的地方，恰當邊緣的處所，我們便乘勢休息，測量傾斜。這個傾斜，與水平線成四十五度的角度，略爲離下一點，有個可悸的裂口，張着口向着我們。太陽現在離開了山頂，用那猛烈的威力，照射我們，這時我們不得不蒙上面罩，戴上黑眼鏡。二年以前本任受了雪的反照，發生炎瘡，差一點眼睛便要瞎了，現在因爲受過經驗，所以也同他人一樣的用心把眼睛保護着。岩石的方面，好似好行走似的，往那裏走去，在岩間上上下下的繼續着，後來竟到了進無可進的絕壁。我們慢慢的向他行去的時候，本任已經把他仔細的觀察了。最

後降到那用急角度包圍山腳的雪面，我覺得攔腳的地方，極不安全，但是，我跟着引導人的足跡前進，既不躊躇又不遲疑，竟得安全渡過。又有一回，上到岩的上面，在短時的中間，沿着他前進，從此向峽谷的左方走去。這個雪的斜坡，下面的部分，是參差不齊，我們的行逕，是橫置在斷崖和裂口的上面。雪是滑不留足的，並且十分的堅硬而嶮巇，不得不開鑿立足場，步步前進。本任行在前面，他是揮動鐵鋤一次，開鑿一步，剛剛鐵鋤下落的時候，後足即踏進一步，他的動作，是一種有律調的，足往上提，便見鋤往上揮，是這樣的週而復始，居然來到了山頂的錐狀岩下。

錐狀岩的一邊，業已被剝落了，從這裏直到愁鷹冰河，數千英尺的中間，成了連續的斷崖，包圍山的邊緣的，是高十英尺乃至十五英尺的岩壁，可以遮蔽着北風的吹拂，風吹到反對方面的巨大岩壁成一種波濤的聲響，引導人說，以後是我們最苦的工作來了呵！道路是在嶮峻而銳尖如刺的岩上，我們在這中間行動，把靴底的鐵釘，緊緊的踏進去，支持全體的重量。各人照料着自己，往前進，我在先和本任相約，不求助於人的話，這回算是履行了。我身上背着沸騰點的觀測器和望遠鏡，甚覺苦惱，觀測器是很重的，在岩石的中間，身體磨轉的時候，搖搖擺擺的麻煩得不堪。本任說，我替

你背上罷，但是他有他應該攜帶的物件，我決心還是自己辛苦點罷咧。有時候並無岩石，全然是一片冰雪，這是不得不越過去的，有時候斜坡全是冰塊，險峻罕倫，不得不向最高的岩往後退。前面所述的岩壁，處處缺落，從這些裂口，有風吹過，其聲是凜烈，荒暴而淒慘。從這些空間，我能看見阿伽西所觀察的全景。細說罷，便是在阿擺舜的淨鷹冰河和愁鷹冰河的合流點，這個中間有側面的石堆，這個上面，有九城旅館（Hôtel des Neufchâlois），他是陶爾菲士所建的小屋，二年以前，我同赫肯黎曾在這裏投宿過。本任急急的想往山頂去，他說，種種的觀察，以延緩到我們的成功確定以後，再去施行的爲好，我贊成他的議論，跟着他的足趾前進。他是極其強壯，卻也時時停住腳，將他的頭，憑在鐵鋤上面，好似被追急了，鹿那樣喘息着。他口中頻呼好渴，我們癯渴的只有茶瓶裏這點茶，把他公平的瓜分起來，各人皆得少許，引導人不住的稱頌這個功德。山頂還浮泛着在我們的上面，怒號的北風，觸着山的分裂開來的壁，呼呼的好似奏着荒涼的樂。往上進，我們努力的往上進。後來到了岩頂的時候，本任高聲歡呼，這是最高點呵（Die höchste spitze）！不一會我也走到他的旁邊，數步之內，便可看見山頂，一分鐘，兩分鐘，我們真到了絕頂了。上面是青天的屋頂，下面是山嶺、雲霧

和冰河的世界。

許多的引導人抱着一種迷信，你若在高山上面睡眠，說是「一眠不知醒。」

本任卻沒有這個迷信，我們今晨出發以前，便約好過，因為昨夜沒有好睡，今日到着絕頂以後，定要睡十分鐘，以為補償。等我登高一覽，見着偉大的景物，都在我們腳下的時候，第一個動作，便是履行條約。我睡了五分鐘醒來，因為身體的休養，精神也恢復了。最初陽光照射，非常強烈，我把寒暑表取出來了，但是不一會，太陽的前面，蓋着一層水蒸汽的薄紗，有深沈的霧氣，把羅尼谷遮覆着，拉姆則和我的計畫，至是全歸失敗。我轉過來去預備沸騰點觀測器。把他用雪填滿，融化了，再填滿，次用火煮熱，使他沸騰，確定沸騰點為華氏一百八十七度，適當攝氏的八六·一度。我把最低寒暑表擱在最高點，南方的二三碼的地方，希望將來我們可以得着這山頂上最低冬季溫度的記錄。

（註）下面的信，是報告這寒暑表所得的唯一的觀測。B氏報告我，說本任看見這個寒暑表而狂喜，把他擱在頭的周圍旋繞搖動着，因為這個原故，這個觀測所得的最低溫度，或不十分正確亦未可知。

一八五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在聖尼古拉(St. Nicholas)。

啓者前星期二（本月二十三日）B氏、H氏、R氏及鄙人的一隊，以本任和安督列（Melchior André）的引導，達到愁鷹峯的絕頂上，我們的目的，是在觀測前年足下在那裏所裝置的最低寒暑表，並把他重行裝置。達到絕頂的時候，我還沒有工夫把本任止住的時候，他已經把寒暑表拔了出來了，把他拿來的時候，指標的位置，不知道經過變動沒有，但是，他把寒暑表水平的拿着，據我所見，這個並沒有急劇的搖動，或者指標沒有變動，亦未可知。

指標的度數是攝氏零下三十二度。

約在十度半（三十三度至四十三度半）的範圍，酒精的部分，是被截斷了，是何時截斷離開的，殊不可解。我們預備今年冬季的記錄，在裝置指標之前，把球部加以溫暖，意在使他業經離開了的部分，重行結合。但是，不幸的很，我們正希望他結合的時候，球部倒反破裂了，我這時候追悔得什麼樣似的，這是我太拙笨的原故麼，或者是我不知道適當的處理器械的方法麼？這樣有興味的觀測，不能繼續下去，這是如何負罪的事。這個器械的殘部，和這個不幸事件的記錄，我把他統存在暖琪峯旅館主人威利喜（Welle）那裏。

午前十點鐘四十分到着頂上，一直到正午還勾留在那裏，所攜寒暑表在日蔭的處所表示的溫度爲華氏四十一度，關於我們登山的事，如果有可備足下參考的地方，在我記憶所及的範圍，很樂意的詳細報告，我希望足下原恕我的粗忽，並叩求親愛的友誼。此致廷達爾教授

愁鷹峯頂上所見的全副風景的印象，是言難盡述的。真的，有的把所見的山，和他的高矮距離，

一並陳述，由這裏去任人的想像，而成爲何物，譬如附加些山峯和尖塔，造成斷崖，磨動雪質而造成冰河，山頂上戴着適當的雪冠等等皆是。但是，想像儘他這樣的想像，離着事實還很遠啦！因爲分配在實在的事物上，還有許多的微細部分遺漏了的原故。山的種種的形狀，或偉大，或美麗，或浴着黃色的日光，或在積雲的下面，成一黑尖；那些純白色的羣峯，成蛇腹，成岩瘤，成圓形的戲場；那些青色的冰的裂口，成爲層狀的雪的斷崖，從永遠的山丘的洞中，流出來，那凍結着的蛇狀冰河，在谷中蜿蜒着；那白色耀目的下界的雲海，——他自身是水蒸氣充滿的山丘，——這裏那裏的峨峨的褐色山頂，與雲氣對照而呈黑色，從光輝的海中，好似火山島的那樣峙立着，——加以，無論在什麼時候，在那無意識的中間，攀附着的人們的位置的意識，在海拔一萬四千英尺以上的高處，關於身的安全問題的感情的潛流，海水衝擊在後面斷崖的遠海的嘯鳴，或儘力的通過風化岩石的隙間而成高響，——這些一切的一切，都是使愁鷹峯的風景，有成爲百倫阿爾卑斯（Bernese Alps）的盟主的價值的。

後來我的引導人警告我，是動身的時候了。在我聞到警告以前，把他更爲徹底的反復觀察一

次。我們把行李整頓好，正待拔足進行的時候，彼此併列的站着，他問我，我們是不是要把身體捆在一塊，同時他的面色，表示這個是不必要的。在此以前，我們是各自走着的，把身體捆在一塊的思想，是他講了這話之後，我纔想起來的，但是，我想順從他的提議，是要安全些，所以我們把我們的命運，結在強固的繩上。本任說，不用擔憂，無論你怎樣的滑落，我定會拉住你的。後來我行到別的危險山頂的時候，常憶出本任的話，是強力而活動可靠的，但是，他的見解，不能說爲可靠，因爲我發見他有許多的地方都不能拉住我。雖然，勇敢的語言，可以增進人心的元氣，本任他勸告我必須除掉的事，我絲毫沒有注意，我也沒有給他一種救我的機會。我愛這人的無畏的精神，很歡喜的跟着他的後面飛跑着。下山真是迅速無比，竟可說是沒有看到前面，我們走在鬆動的參差不齊的圓石和那壁立如柱的岩石中間，如有一步錯誤，必至破頭折足，但是，我們的運動須要充分確實的自覺心，寸時也沒有忘卻，並給他一種緊張的快感。一切的感覺都，很清醒的，眼睛是明徹，心臟是高亢，四肢是有勁的，但是，易於彎曲，貯藏着回復的力量，預備着一旦腳有失誤，即時可以出動似的。在危險的攀高上，是應該有這樣的訓練的。